

杨子读本

評註揚子讀本



義科修通用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編輯大意

韓昌黎極推服揚氏。以爲由雄書而孟氏益尊。雄亦聖人之徒。又謂雄書不止與老子爭強。及觀雄書。諸雜作多文勝於質。太玄似質勝於文。惟法言文質得中。彬彬爾雅。雖襲迹論語。要自有精神。非夫無實而徒標文名。以爲高者。大抵是書爲揚子晚年所作。博覽衆書。而後概以聖人兼感時事。意在酌羣言而取衷。爰集平日諸問答。彙而裁之。磨以歲月。研鍊積久。而其行文。又值功候甚深。故簡奧莫可名狀。如是也。昌黎韓公文亦多有宗揚氏者。是則揚氏此書。以文言固入古之津途。以質言又行迷之指鍼也。甄選諸子。及此喜其足爲學古之鑰也。特全數評輯之云。

著書貴自有特識。揚子有見於孟荀論性之各趨極端。以爲性乃善惡混。修

於善則善。修於惡則惡。此與聖人性近習遠之旨頗有合。又云行道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恬淡中和爲要。融會其前後所言。知非苟爲附和。盲從聖人。極其論於察天明微。蓋確有識乎道體之自然。非真誠蔑以位育中和。非律已無以表率行政也。此種精神。固貫千百世而不弊者。揚子極深研幾而得之。又灼然昭言求與世人共明之。而世多溺於一時邪說。不之貴也。及後世。有以大中至正之道爲己任者。乃始見及而一爲彰闡其說焉。然則揚氏學說之彰。否足以觀世變矣。今世學者受壓於數千百年之抑制。潰冒橫溢。一切弁髦舊說。或不無過中自陷之虞。尙望卽揚子是書。涵濡獨立。精神略澹。其借名樹幟。竊榮邀權之妄念。庶於將來國民之風化。或不無小裨也。

自文學改革之說盛倡。一時學子卽語爲文之外。又羣趨簡易之途。經多數學者之研討。發現問答體實最便初學。其利益蓋有三焉。設問自答。再難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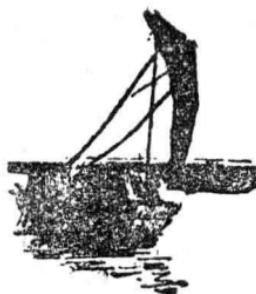
駁足以細密其思慮一也。陳說淺顯無不能達之隱。二也。敷說極易占篇幅無枯窘之困。三也。揚子是書無一不以問答出之。自爾最合學子之用。但此體章法千篇一律亦極易取厭。惟是作變化百出逐條異體與學者以無數法門所以錄其全書者亦此旨也。

是書本有侯芭宋衷之註亡失不傳。今存者以晉李郁亭註爲最古。唐柳子厚補之。迄宋則有宋咸吳祕及司馬光集註皆各有特見。是編根據諸家之註而折其衷不專泥於一氏。惟以析原文意義使最自然近正爲鵠耳。

評語一道由來已久肇於汝南之月旦人物而揚子亦有品藻人倫之言。厥後施之文字則濫觴於典論因沿不革迄唐宋制科取士風乃盛行蓋以爲文藝高下之準也。顧學者由是而物窺文法識其旨趣或緣以究其意義實有不容廢者。本編諸評皆內容形式並重一改從來敷衍之陋習蕲以示學

者進趨之準繩云

子雲於漢孤標高映實一代純儒觀其家無儋石處之晏如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非聖賢之書不好非其意雖富貴不事官纔給事黃門闕三世不遷及莽專政復嘿嘿不俟可知其操守矣故他家之作或行不能踐言揚子所謂則及身而踐之其律已保身謙退隱忍垢無愧於老子桓譚論曰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如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自不誣也讀其書論其世者願并法其行毋徒法其可法之言也



註評

揚子法言讀本目次

法言序第一	一
學行篇第二	四
吾子篇第三	二
脩身篇第四	一八
問道篇第五	二五
問神篇第六	三六
問明篇第七	四一
寡見篇第八	四九

五百篇第九	五六
先知篇第十	六三
重黎篇第十一	七〇
淵騫篇第十二	八五
君子篇第十三	九六
孝至篇第十四	一〇三

註評
揚子法言讀本

法言序

揚雄自序其各篇之大旨也

天降生民，倥侗顥蒙，恣乎情性，聰明不開，訓諸理譏學行。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然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微譏吾子。
事有本真，陳施于意；動不克咸，本諸身譏修身。

求道正軌，深造有得。
芒芒天道，昔在聖考。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
神心忽恍，經緯萬方；事繫諸道德仁義禮譏問神。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譏問明。
遐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幽弘橫廣，絕于邇言。譏寡見。
去邪自治，爲次。
此均推闡道妙。

折衷孔子
之意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尙於中和；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譏先知。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一概聖人。譏重黎。
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譏淵騫。

君子純終領聞，蠹^{一七}迪檢押，旁開聖則。譏君子。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譏孝至。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抵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

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譏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

評 曾湘鄉稱揚子善選詞。韓公工造句。蓋揚本詞章家。抒藻素典重。今觀此序。雖非雕琢。而面目不變。洵乎其善選詞也。氣體蓋與尙書爲近。

註 一【倥侗】童蒙無知也。二【顛蒙】愚昧也。三【誕章】謂虛誕益章也。四【乖離諸子圖微】謂乖於七十子所謀微妙之言也。五【陳施於意】意同億、言布陳於億萬事也。六【動不克咸】咸、善也、言舉動不能皆善也。七【聖考】言聖人能成大道也。八【不可姦罔】罔、誣也、言不可作姦、誣於聖道也。九【遯于不虞】謂常行遜順、以備不虞。十【遐言】至言也。十一【幽弘橫廣】猶言光宅天下也。十二【邇言】世人之言也。十三【一概聖人】言一以聖人之道概平之也。十四【顏閔】顏淵、閔子騫也。十五【蕭曹】蕭何曹參也。十六【純終領聞】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善其終而有令名也。十七【蠢迪檢押】蠢、動也、迪、道也、檢押、猶隱括。

也、言君子舉動、當蹈規矩也、**六【則】**法也、**七【寧神】**尊祖考、安神靈也、

學行篇

天賦之智、非學不能啓、故首立學行。

簡奧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爲衆人。
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

人能宏道
非道宏人

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

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礮諸有玉者，錯諸不礮不錯，焉攸用。礮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輒螟蛉之子，殮_五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宣揚之責，在後學。」

之肖仲尼也。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六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

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與？」曰：「吾聞覲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與？」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蹶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

鬪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闔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

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况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

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捨晝夜與？」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平乎？」

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平乎？」一請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

從漸字折

亦心誠求
之仁遠乎

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粢者也。鳥獸觸其情者也，衆人則異乎。賢人則異衆人矣。聖人則異賢人矣。禮義之作，有以矣！夫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曰：「睎之則是。」曰：「昔顏嘗睎夫子矣。_{一八}正考甫嘗睎尹吉甫矣。_{一九}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不欲睎則已，如欲睎，孰禦焉？」

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尙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曰：「大人之學也爲道，小人之學也爲利。子爲道乎？爲利乎？」

此習至今
不革可慨

或曰：「耕不穫，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穫饗已。」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之徒與！

耐人尋味
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

頻頻之黨，甚於鷦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富！」

或曰：「先生生無以養也，死無以葬也，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

焉用厚葬
義之所在